

找到自我的女人

历史的车轮碾轧过五分之一一个21世纪,社会给予女性更大的权利,提供了更多机遇,可是,年龄、容貌、工作、家庭……由性别带来的烦恼和困惑却始终相伴而行。

从依附于男性只具备生育、财产功能的自然人到拥有独立精神人格和经济地位、参与社会分工的社会人,时代洪流中,生产力进步、文明程度提高,同样离不开每一位女性的勇敢搏击,她们哪一天不在努力地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?“你无法想象,一个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,才能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。”韩国作家赵南柱在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一书中如是写道。

记者采访了十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,从她们身上感受“她力量”,以及与此相关的变化与成长。

生死之交

第一下宫缩发生在201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,王芳知道孩子要出生了。那天,只有母亲陪在家,带上简单衣物和证件,母女俩打车去了医院。

每次宫缩间隔20分钟,医生轻松地说,今天肯定生不了,要么回家等,要么住院等。王芳选择了住院。宫缩间隔从十几分钟一次到了几分钟一次,就像巨大的拳头在挤压一块海绵,疼痛袭来,王芳忍不住叫出声。

一夜未眠,凌晨5点,王芳感觉胃里翻江倒海,一阵呕吐。护士说,“这说明骨缝开得快,赶紧去待产室检查一下。”果然,已经开到了6指。但还要等待。王芳耐心等待着。“快开到十指了,进产房吧。”王芳听见护士说。40分钟后,女儿出生了,她筋疲力尽到几近昏迷,看了一眼婴儿,心是安定的。

有人说,每对母子都是“生死之交”,王芳此刻感受到母子连心的含义。

剖宫产的冯云是局部麻醉,甚至感觉到手术刀划过腹部的冰冷,还听到医生和护士在说话。“缝合时能感觉到皮肤被拉扯。”生育过程没痛苦,但麻药劲儿过了,伤口的疼痛周期更长。

王丽生完二胎后一直没恢复,“特别怕冷”,还不包括抱孩子引发的腱鞘炎和腰肌劳损。

哺乳最辛苦。婴儿一天要吃至少10次奶。妈妈一年里不可能睡好觉,那哭声扣人心弦。皮肤变差、精神抑郁,头发一掉一大把。一岁左右会不会走路?两岁还不会说话?三岁上幼儿园能不能适应?绊人心的又岂止是这几年或者这几件事。

母亲,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不能退却、不能偷懒、不能更换、无可替代的“职业”。女人因为做了母亲变得更有责任感、更坚强也更加无所畏惧。这个世界上,只有母爱是最无私的付出。

依附还是独立

“女人结婚有了孩子,事业大多数停滞不前,所谓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都是假的。”冯云认为两者没有平衡,只有选择。2021年过完正月十五,冯云开始制定去北京采访的计划。此行有她和身为摄像师的丈夫、孩子、老人。40岁的她运营着一家影视公司,主要承接纪录片制作,那次服务的甲方是北京的影视公司,为一部电影的拍摄制作纪录片。采访拍摄对象都很忙,进京拍摄,这已是第二次。

“先在北京租好房,白天我出去拍摄,爸妈看孩子、做午饭,晚上回来我要给孩子洗澡读绘本。”冯云重视早期教育。一天工作下来精疲力竭,但她要坚持,不让不良情绪影响老人和孩子。给自己放长假歇歇不行?“不行,公司要运转,员工等着发工资……”孩子要上幼儿园,冯云盼望孩子上学后,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。

“我若出了牢笼,不管他天西地东,也不管他恶雨狂风,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!直飞到精疲力竭、水尽山穷,顺便请那狂风,把我的羽毛肌骨,一丝丝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!”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、女教授陈衡哲在她的诗歌《鸟》中,表达了20世纪初女性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“牢笼”的抗争。百年之后,年轻女孩都知道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。

身为广告制片人,张倩的具体工作是“解决问题”。一个剧组里,除了拍摄之外的所有问题都是张倩解决,包括拍摄设备、道具、化妆、剧组人员的吃住行等等。对一个“90后”女孩来说,这份工作既辛苦又充满挑战。张倩喜欢现在这份高难度的工作。

谈到会不会做全职太太,宫月马上摇头:“肯定不会,我承受不起那份与社会脱节的心理压力。”宫月的第一份工作是舞蹈老师,“做了几年,感觉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工作,就转行了”。

宫月认为自己在事业上常遇到贵人,转行到广告公司后主要服务房地产公司,“后来想进甲方单位”,很快就跟着一个部门领导跳槽到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。“我目前供职的单位是山东海洋产业协会,发展空间更大。”

孙君红的成名作《完美生活》完成于人生的逆境之中,“那年我40岁,人生面临多重失败,是灰暗时刻。刚离婚,孩子处于青春期,很叛逆,怕孩子受到影响,在教育孩子方面是进退维谷。”作为业务骨干的孙君红,却在一次本应毫无悬念的竞聘中败下阵。

“是写作救了我”。孙君红用写作与失败感和自我否定短兵相接,一百天几乎闭门不出,写就30万字长篇小说《完美生活》。小说发表后,她参与多部影视剧的剧本创作。在云南采风期间,她接触到茶农,出于兴趣,开始研究茶文化,顺势做起了茶叶生意。

“命运的机缘巧合有时很奇妙,卖茶其实对我改变最大,原来性格有点清高,现在更现实快乐了。”孙君红经常在朋友圈里晒她的茶室并邀请朋友

去做客,“以茶会友,听到的故事可以写进剧本里。”

与自己和解

“没孩子前,谁还不是个小公主?”冯云说,自己的“成长”是在养育孩子之后:当一个鲜活的生命放到你枕边,尽管生育的阵痛还未完全消退,那一刻,“你的生命里有了一个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人,这是一个女人要强大的最大动力”。

常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,慢慢原谅了母亲。在她的记忆里,找不到和母亲曾经亲昵无间的片段。“我在姥姥家长大,要上学了才回父母家。”那时弟弟4岁,总感觉“他们三个”才是一家人。爸爸工作忙,妈妈带她和弟弟,母女之间的隔阂无处不在。童年母爱的缺失像常林心里的黑洞,多数时候她选择视而不见,一旦出现就会造成自信心全线崩塌。

“是女儿治愈了我。”常林和母亲没有建立起来的情感链接,在她和女儿之间重新搭建。“可能以前有点记恨母亲,现在都释然了,每个母亲都不容易。”当自己也成为母亲,常林懂得了什么是无私的爱,如今她更希望是那个给予爱的大人,而不再是渴望得到爱的“孩子”。

刘玲玲的改变是从和丈夫那个沟通不畅的电话开始的。

“当别人没把你的权益优先考虑的时候,只能自己多爱自己。”刘玲玲不再为了一次不尽如人意的测验成绩和孩子死磕,也不再过多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,她把更多时间用在健身、阅读和工作上。

“我报了瑜伽班,能瘦身、放松自己。”刘玲玲把为了接孩子而干不完的工作拿回家做,尽量提高效率;重新开始阅读,每晚一小时,已坚持了半年。做好时间规划,生活充实,工作越来越顺手,家庭矛盾反而变少。丈夫感受到被“冷落”,反而开始学着做家务。

“我在一本书里看到,说婚姻其实是一个人的事,你把自己的事做好,不要对另一半有过高期待,你们的关系反而会变好。”刘玲玲说,“为什么女人想自我实现更难?除了家庭的羁绊以及一直以来受的教育,也与自我设限有关。我年近不惑才找到了自我。”

“女人要投资自己,做自己的主

人,非常重要。”从事法律工作的吴敏认为,女性要不断学习和成长,需要对自己的需求有充分了解,同时对社会和婚姻也要有一定的认知。“千万不要做傻白甜,一厢情愿,最后自己碰一鼻子灰。”

波伏娃曾说:男人极大的幸运在于,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,必须踏上极艰苦的道路,不过这是条最可靠的路。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,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,只被鼓励滑下去达到极乐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,为时太晚,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。

调查采访中,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回答过同样一个问题:社会上男女平等的状况如果是10分,你认为能打几分?多位受访者给出6到7分。

金莹给男女平等现状打6分,存在的问题她认为,主要是年龄歧视,还有对哺乳期女性工作中的态度问题。

“从法律和各种形式上来说,男女比较平等,但依然存在很多观念上的不平等。”吴敏是“70后”,生活在幸福家庭,父母从没让她感觉到丝毫的“重男轻女”,但在工作中有时候会体验到那种因为性别带来的“不合理”。

孙君红家只有她和妹妹,没有男孩,从小也没感觉到父母“重男轻女”,但在父母眼中,“女孩应该有个女孩样子”,文文静静就好,出格的事不要做。“比如,我唱歌跳舞,爸妈能接受,但我想学说相声,爸爸就不同意。”

“90后”张倩给这道题打8分,她认为整体情况不错,但也存在少部分人的性别认知偏差。“男人和女人只是性别不同,没有高低之分,因为不同,所以有了不同的社会分工和角色分工,男女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合作而不是对抗。”宫月说,“90后”感受到的男女平等状况会更乐观。

记者发现,尽管生活有很多痛点,身为女性依然有属于性别的各种艰难,但经济和精神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。她们三观极正、可盐可甜,进可职场拼杀,退可岁月静好。

网络上曾经有个词叫“深圳女孩”,据说,她们每次聚会不聊八卦不谈爱情,见面聊如何“搞钱”。也许,只有实现了真正经济上的平等,所有受访对象都期待的爱情才能回归最单纯的“爱”的本质。来源:半岛都市报



图片来自网络